



“莱娅公主”去世引发“星战”关注

《星球大战》里的星球有现实版吗

文·本报记者 姜靖

对于《星球大战》系列电影骨灰粉来说,尚未等到《星球大战8》上映,却听到的一个悲伤的消息:《星球大战》中“莱娅公主”的扮演者凯莉·费雪,因严重心脏病于近日去世,享年60岁。“公主”的去世无疑又将人们目光聚焦到《星球大战》系列电影上。据美国网站报道,《星球大战8》已成为北美观众2017年最期待的电影。

从被称作“星战元年”的1977年至今,40年

间从被称作“星战元年”的1977年至今,40年间《星球大战》似乎可以稳坐科幻电影的头把交椅,其中天马行空的想象更堪称经典。在《星球大战》系列电影中有着一系列环境状况各异的星球,有的有漫漫黄沙,有的是冰天雪地,有的是沼泽遍布……

那么,这些星球仅仅是出自编剧们的脑洞,还是在现实中真的与有之环境类似的原型星球呢?

多,其中包括人们熟悉的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一的火星。2016年底,NASA曾公布了“好奇号”火星车在火星表面传回的一张“自拍照”。照片中,可以看到“好奇号”停在一片碎石嶙峋的沙漠上,图像中沙漠表面的波纹好似水面,石头仿佛从水中露出。火星大气以二氧化碳为主,气候寒冷,沙尘悬浮,每年常有尘暴发生。火星两极皆有冰水与干冰组成的极冠会随着季节消长。

除了赞同“沙漠星球不仅存在,甚至也可能非常普遍”外,NASA戈达德空间飞行中心的天体生物学家、气候科学家肖恩·多玛戈尔·戈德曼甚至认为:“在太阳系之外,可能存在环境更加宜居的沙漠星球。”他指出,水会放大气候的变化,从而让星球不是变得像金星那样温室效应失控,就是变得像木卫二那样成为冰冻世界。因此,缺水或许反而让沙漠星球更有可能具有宜居环境。

绕两个恒星公转的“塔图因”有原型吗?

存在可能性:目前已发现可以看到两个“太阳”的行星

《星球大战》中,卢克·天行者的家乡是个名为“塔图因”的行星,最为特别的是该星球围绕两个恒星公转,而且两恒星之间的距离还相对较近,为此在这个星球上会出现两个“太阳”高挂空中的壮观景象。

对此,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李竞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行星围绕两颗恒星公转并不稀奇,像太阳这样单个出现的恒星反而比较少。

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数开普勒-16b(Kepler-16b),它位于距离地球200光年的天鹅座上,体积跟土星大小相当,而平均密度则是土星的一半,2011年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的开普勒空间望远镜发现。因其让人联想起《星球大战》中的“塔图因”星球,天文学家甚至给它取了个“塔图因”的昵称。

领导该项研究的美国地外文明搜寻协会(SETI)的天体物理学家劳伦斯·道尔说,在该行星上,可以看到两个“太阳”,一天出现两次“日落”的美景。

不过,至于此前有媒体报道的“在这一星球上,雨后会有两个彩虹”的说法,李竞觉得有失偏颇。他说:“现在对于这一行星的信息知之甚少,有什么样的地貌环境,有没有大气,是否有液态水存在,这些都不得而知,下雨和彩虹更是无从谈起。”

宇宙中还有其他的沙漠星球“贾库”吗?

存在可能性:沙漠星球可能很多,火星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围绕两个恒星公转外,塔图因还有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一个被沙漠覆盖的星球。《星球大战》的编剧似乎对沙漠星球尤其偏爱,

《星球大战7:原力觉醒》里,也有一个类似的沙漠星球——“贾库”。

李竞告诉记者,宇宙中的沙漠星球可能很



第二看台

新中国考古从哪里迈出第一步

文·本报记者 付丽丽

当前,中国考古发掘工作可谓热火朝天,可谁会想到,新中国最初的考古工作是从何时、何地开始呢?日前,“新中国考古从这里走出——纪念《辉县发掘报告》出版60周年学术座谈会”在京召开,与会专家回忆了那段波澜壮阔且鲜为人知的历史。

辉县3次挖掘拉开新中国田野考古大幕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1950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辉县开始了第一次考古发掘,从此,正式拉开了新中国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大幕。”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说。

据介绍,开始于1950年的辉县考古发掘共有3次。第一次发掘是在1950年10月到1951年1月,发掘团团长为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副团长郭宝钧。发掘地点在琉璃阁和固围村,其中琉璃阁发现商代灰坑,商代、战国

和汉代墓葬,另外在夏鼐团长的亲自指挥下,战国时期车马坑中的19辆车痕得以保存,并且做到了“轮辐衡轭,舆箱篷栏,清晰可度”,这为了解战国时期的车制提供了实物资料。在固围村则发现3座大墓,2座小墓,虽然5座墓葬均被盗,但仍有漆棺、玉器、错金银器、铁制工具等遗物出土。

1950年10月至12月,考古所工作人员郭宝钧、马得志、魏善臣和王振江4人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在琉璃阁地区共发掘了42座商代墓,另有8座战国墓和2座东汉墓。后在百泉地区又发掘了一座东汉大墓,该墓虽被盗掘破坏,但仍保存下来较为清晰的墓葬结构,出土文物也极具特色。最后4人又在赵固地区工作了14天,发掘出一处石器时代遗址和7座战国墓葬,其中一座墓出土了大批铜器,对于判断和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提供了物证。

第三次为1952年在褚邱村的发掘,当时因为此地曾出土过青铜器,为了寻找西周时期遗址,考古所专门派了郭宝钧、马得志、白万玉3人负责发掘,为期26天,但是未发现期待中的西周墓葬,只发现了石器时代灰坑、战国墓葬15座、汉代墓葬8座。

发掘后续成果为考古研究立标杆

发掘工作结束后,在团长夏鼐的具体指导下,发掘者们很快就开始共同撰写报告。报告正文分为5编,按照发掘区域分为第一编琉璃阁、第二编固围村、第三编赵固区、第四编褚邱区、第五编百泉区,再加上文前的“总说”和最后的“结束语”共7个部分,分别由参与发掘的夏鼐、郭宝钧、苏秉琦、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王仲殊、马得志撰写,并在相应位置署名。线图绘制、器物修复和照相都由所里的技术人员完成。书稿全部完成后,夏鼐所长还进行了全书的审阅。

《辉县发掘报告》(简称《报告》)于1956年3月正式出版,随着它的出版,也赢得了诸多“殊荣”。王巍说,如果说辉县发掘启动了新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报告》的出版则开创了新中国考古报告编写、出版的先河。同时,发掘结束后就要立刻着手考古报告的整理、公布和出版,这成为其后中国田野考古中不断被重申、强调的学术要求。白发苍苍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

伯谦还记得,自己买的第一份考古文集就是《辉县发掘报告》。由于年代久远,这本书在图书市场早已难觅踪迹,为数不多的拥有者几乎将其视为文物珍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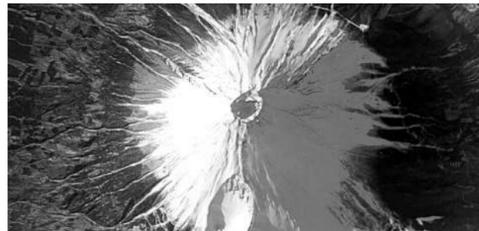
李伯谦说,《报告》所创立的“地点为经,年代为纬”的编写模式,被广泛应用在其后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编写等工作中,已成为考古报告编写的规范体例。此外,《报告》中所描述的按照探方来发掘,采取地层关系分析、器物类型学分期断代的方法,以及对所获遗物进行描述介绍,特别是对战国车马坑的保护和提取等,都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重要收获。

出版方、科学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社长闫向东介绍,原版《报告》为8开本,布面精装,彩色插页,是当时条件下的印刷精品,重印版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原版风貌。“60年后,重印《报告》是为了尊重那段历史、缅怀已故的考古前辈。”闫向东说,这不仅是纪念新中国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工作,更是要弘扬这部报告对于当下学术研究、出版的引领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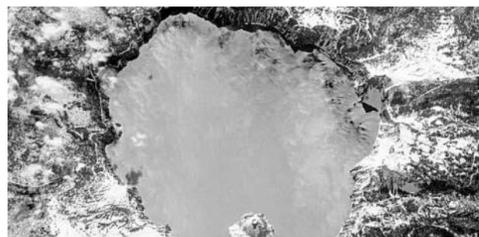
奇观

从国际空间站欣赏地球 绝美景象令人叹为观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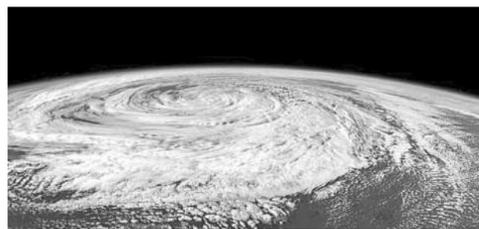
从国际空间站里欣赏地球,你会发现原来地球是如此的美丽,下面这些图片全部是国际空间站在2016年拍摄的地球照片,无论是山川还是河流,亦或是宇宙中的地球全貌,所有的一切都会让你感到叹为观止。



图为去年2月,宇航员拍摄的富士山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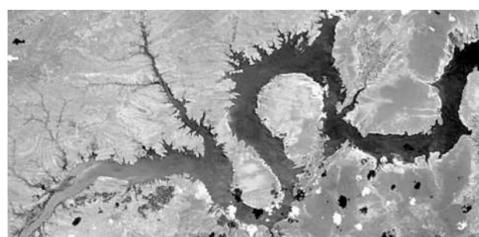
图为去年5月,宇航员拍摄的俄勒冈Crater湖美景,据了解这个湖大约是7700年前形成的,其深度大约是2148英尺(约655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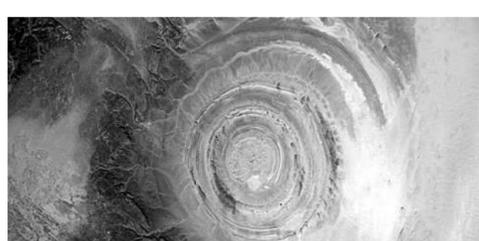
图为去年8月,宇航员在太空中拍摄的地球美景,据了解,当时北大西洋上空正被一个巨大的漩涡云团覆盖。



图为去年12月,宇航员拍摄的也门地貌,整个图片看起来就像是一块巨大的树叶经脉。



图为去年12月,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里拍摄的巴西照片,蜿蜒的河流以及壮阔的陆地让人震惊。



图为去年12月,宇航员拍摄的非洲毛里塔尼亚景观。照片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贝壳。



图为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中拍摄的贝齐布卡河,错综复杂的河流看起来就像是一棵大树的根部。

(图片来源于网络)